

二之喊呐

魯迅作

狂

人

日

記



華北書店發行

吶喊之一

狂人日記

作者 魯迅

發行處 華北書局

每冊實價三角

民國三十年七月初版

狂人日記

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余昔時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漸闕。日前偏聞其一，大病歸故鄉，迂道往訪，則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勞君遠道來視，然已早瘳。赴某地候補矣。因大笑，出示日記二冊，謂可見當日病狀，不妨獻諸舊友，將歸閱一過，知所惡盡，一也。害狂一之類，語頗錯什，雜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甚月日，惟墨色字跡不一，知非一時所書。問其書，果與給者，今撮錄一篇，以供壓骨研究。就中語誤，一字不易，惟人名與皆村人，不為吾間所知，無涉大體，然也悉易去。至于書名，則本人意欲餽題，奉復改也。

七年四月二日錄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見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見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現在才發覺十分小心，不然那廟裏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

我怕得有些。

今天全沒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門。趙貴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還有七八個人。衣法極好的議論我。又怕我看鬼。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兇的一個人。孫壽嘴對我笑了一笑。我懷從冰直冷到腳跟。祇得他們亦置。都已妥當了。

我可不怕。仍舊走我的路。前面一對小孩子。也在那里議論我。那鬼也同趙貴翁一熱臉色。也對我笑。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麼仇。他也這樣。忍不住不多說。『你告訴我一。他們可就飽了。』

我想我同趙貴翁有什麼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麼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樹際年流冰。擲子。踏了一脚。古久先生恨不高興。趙貴翁。雖不認誤他。一定也听到風聲。代託不平。約在路上。樹人。同我作冤對。但是小孩子。晚。那時候。他們還沒出世。何以今天。也睜着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這真教我怕。教我納罕。而且怖尤。

我明白了。這是他們的娘老子教的。

三

晚上總是睡不着。凡事煩得研究。才會開自。

他們——也有。如屏打過過的。也有。婦紳士。穿過嘴。也有。新殺估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債主。逼死的。他們那時候。的臉色。全沒有。比。這。這。他。也沒有。這。這。

最奇怪的。是。那天。街上。滿。那個女人。打他兒子。嘴里。就。一。老子。呀。就要。咳。你。几。口。才。出。氣。一。把。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驚。這。這。不。住。那。香。面。擦。牙。的。一。窮。人。便。都。該。哭。起來。隨。走。五。

把我回家裏望的人都累作不記認我，他們的臉色也全向別人一板，進了書房，便反扣上門，宛然是裝了一只獨鴨，這一件事，越發我猜不出底細。

前後幾天，張子村的佃戶，采苦荒，對我大哥說，他們的村裏的一個大惡人，給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來，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壯壯胆子，我聽了，一句嘴，佃戶和大哥便都看飛几眼，今天才曉得他們的眼光，全向外面的那惡人一發一放。

想起為我，從頂上直滾到脚眼。

他們會吃人，惡人也未必會吃我。

你看那女人一嘴像几口上的話，和一疊青面獠牙人的臉，和前天加子的話，明明是陪另，我看出他話中全是毒藥，中全是刀，他們的牙齒，全是白斤斤的排着，這就是吃人的時候。總我自己想，雖然不是惡人，但從騙了別家個簿子，可就難說了，他們似乎別有心思，我全猜不出，況且他們一翻臉，便說人是惡人，我這記帳大哥，教我做論，無論怎樣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寫說某人几句，他便說一翻天，海牙，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們的心思，究竟怎樣，況且是要吃的時候。

凡事總得研究，才會明白，古語時常吃人，我也這記得，可是不是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几个字，我猜豈不惡得相看了半座，才从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两个字，是「吃人」。

書上寫着這些字，佃戶說了這許多話，却都笑吟吟的睜着眼睛看着我，我也覺人，他們的想，要吃我了。

早上我請坐了一會，剛老五送飯來，一碗菜，一碗麵，這魚的眼睛白而且硬，張着嘴，同那一點想吃人的，人一放，吃了，只覺滑滑的，不知是魚是人，便把他趕回連騰的吐出來。我這一忍到，姓大哥說，我問得候，想到園里走走。一老五不答應，走了，一會，可就來頭了。

我也不動，研究他們如何操悔我，知他他們一定不肯放我，果然，我大哥引了一個老頭子，慢慢走來，他滿眼虎氣，怕我看出，只是低頭，炯炯着地，從眼鏡後邊，暗暗看我，大哥說，「今天你彷彿很好。」我說「是的。」大哥說，「今天請何先生來，給你治一治。」我說「可以。」其實我並不知道，這老頭子是劍子手扮的，黑非借了看脈，這名曰，揣一揣，肥痛，因這功，我也分一比肉吃，我也不怕，當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們還壯，伸出兩個拳法，看他如何下手，老頭子坐着，閉了眼睛，攢了好一會，呆了好一會，便張開他鬼眼，暗說「不要亂想，靜靜的養幾次，就好了。」

不要亂想，靜靜的養，養肥了，他們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愁，怎么會「好了」？他們這個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連掩，不敢直挺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聲大笑起來，十分快活，自己曉得這笑多里面，有的意義，明和正氣，老頭子和大哥都失了色，隨後也勇氣，正氣，鎮壓住了。

但是我自有勇氣，他們便想，吃我，活光一點，這勇氣，老頭子咳，出門，走不多遠，便低聲對大哥說道，「趕緊吃罷！」大哥這話，顯原素也有你，這一件大案，雖似意外，也在意中，今朝吃我的人，就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哥哥
朝是吃人的哥哥

吃人的是狗彘

我自已被人吃了才知是吃人的狗彘

五

这几次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他们的相师平时所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吗？至于我家大哥，也是不冤枉他，他对我请客的时侯，开口说可以「易子而食」，又「因偶然議論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覆皮」。我那时并说还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相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他也竟不奇怪，不住的点头，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簇狼，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么都易得，什么人都吃得，我从前单听他请道理，也就的差进去，现在晓得他请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还满装着吃人的意思。

六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在通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史心，尖子怕怕，狐狸的狡猾……

七

「這弄身問他什麼，你真會……說笑話……今天天氣很好。」

天氣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問你，「對么？」

他亦以為然了，含含糊糊的答道，「不……」

「不對，他們何以竟吃？」

「沒有的事……」

「沒有的事？狼子村喫，還有書上都寫着，通紅斬新。」

他便羞了臉，發一般青，睜着眼睛說，「有許有的，這是從來如此……」

「從來如此，便對嗎？」

「我不同你講這些道理，總之你不該說，你說便是你錯。」

我自能起來，張開眼，這人便不見了，全身出了一大冷汗，他的年紀比我大，哥小得連，毛然也是一驚，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還怕已經教給他兒子了，所以連小孩子也怕老狼，狼的看秋。

九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別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極深的眼光，面面相覷……

有了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飯睡覺，何等舒服，這只是一條門檻，一個关头，他們可是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仇敵和名不副實的人，都站成一線，互相勸勉，互相牽掣，死也不肯跨過這一步。

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舊青面獠牙，張着獠牙，我認識他們是一夥，都是吃人的。可見也曉得他們心思很不一般，一種是以爲小卒如此，應該吃怕；一種是知道不該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別人說破他，所以听了我的話，越發氣憤不過，可是抵着臉冷笑。

這時候大哥也忽然顯出光相，高聲喝道：

「都出去，瘋子有什麼好看！」

這時候我又撞得一件他們的巧妙了，他們豈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嚴備，下一個瘋子的名目單上我將來吃了，不但太平無事，怕還会有人冤情，個個說替大哥吃了一個老人，正是這方法，這是他懶懶老話。

陳老丈也氣憤憤的直走進去，如痴如呆得住了，我偏要對這夥人說：

「你們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曉得將來若不將吃人的肉吞下去，」

你們要不改，自己也會吃盡，即後生得受也會給真的人給滅了，同豬人打家獵子一般。

同鬼子一般。

那一群人，都被陳老丈趕走了，大哥也不知那裏去了。陳老丈勸我回屋子裏去，屋裏面全是黑沈沈的，橫梁和椽子都巨火上發射，料了一會，就大起來，雄在我身上。

滿分沈重，翻轉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曉得他的沈重是假裝的，便掙扎出來，出了一身汗，可是簡要說。

身汗，可是簡要說。

「你們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許吃人的。……」

十一

太陽也不出門，也不開，日日是兩頓飯。

我攪起孩子便想起我大哥。晚婚孩子死得極慘，也全在他。那時我妹子才五歲，可憐可憐的，還在眼前。母親哭個不住，他卻幼稚母親不要哭，大約因為自己吃了，哭起來不免有與過意不去，如果還能過意不去……

妹子真被大哥吃了，母親知道沒有，然而不聞而也。

母親想必知道，不過哭的時候，都並沒有說，大約也以為是多餘的了。記得我四五歲時，坐在堂前裏，大哥說命娘生氣，做兒子的傾刻下一片向來，看熟了請他吃，才孫婦人，母親也沒有說不行。一兒吃後，整個的自怨也吃，但是那天的哭法，現在想起來，實在教人傷心，這真是奇極的奇！

十二

不能想了。

四十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幾年，大哥正當壽家命，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知在堂前裏，暗暗替我們陪。

我本心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呀，現在也歸到我自己……
有了四十年吃人膽所怕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悔見與個人。

十三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讀我孩子……

秋天傍晚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陽還沒有出，只剩下一些烏藍的天，除了莊莊的響，什麼都沒有，薛老栓忽然坐起來，披著火漆桌上，還有油膩的別蓋茶館的兩間屋子，便激湍了青白的元。

「小栓的爹，你就去么？」是一個老女人的聲音，裏邊細小屋子裏，也發出一聲咳嗽。
「唔。」老栓一面喃喃一面，把上衣褲，伸手過去，說：「你給我呢。」

薛大媽在枕頭底下，掏了半次，掏出一色洋錢，交給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裝入衣袋，又在外面投了兩下，便点上燈籠，吹熄燈盞，走向里屋子去了。那屋子裏面，正在窸窸窣窣的響，接著便是一通咳嗽。老栓憤他平謝下去，才低低的問道：「小栓……你不要再起來……唔……你娘會要排解的。」

老栓所得兒子，不再說話，料他安心睡了，便開了門，走到街上，街上黑沈沈的一無所有，只有一條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燈光照著他的兩脚，一前一後的走，有時也遇到几只狗，可是只敢沒精打采的，天光比屋子裏冷得多了。老栓懶懶的，彷彿一豆豔了少年，得了神龜，有他人生命の本領似的，踏踏得外高遠，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不也愈走愈亮了。

老栓正在專心走路，忽然吃了一驚，遠遠裏看見一條了字號明明白白，橫著，他便退了幾步，尋到一家圍著門的鋪子，便是這處下，葉門立住了，好一會，身上覺得有些發冷。

「唔，老头子。」

「倒高興……」

老栓又吃了一驚，睜眼看看時，几个人从他面前過去了，一个还回头看他，撒手不甚分明。但很懶欠，餓的人兒了食物一般，眼裏閃閃一種攪取的光。老栓看看灯笼已經熄了，推一推衣袋，硬硬的還全，仰起頭向一望，只見許多古怪的人，三三兩兩鬼似的在那裏徘徊，定睛再看看，也看不出什麼別的特怪。

沒有多久，又見几个人在那裏交勁，衣服前後的，一个大包圍圍，這里也看看，那兒，光過面前，並且看出号衣上暗紅色的鐵道。——一陣許多聲喧，一雙眼已經睜開了。一大羣人，三三兩兩的人，也忽然合作一推，潮一般向前趕，將到了字街，只懷裏空空，底底一個半圓。

老栓也回那邊看，却只見一堆人的後背，頸項都伸得根長，彷彿許多鴨，頸裏助的手裡，住了的，向上提着，靜了一会，似乎有點聲音，便又動，搖起來轟的一聲，都向前退，一頁翻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幾乎將他擠倒了。

「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一個渾身黑包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二把刀，刺得老栓縮小了一米，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攤着；一只手却攬着一个鮮紅的錢，那紅的還是一真一真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錢，抖抖的想交給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東西，那人便焦急起來，嚷道：「怕什麼？怎麼不領？」老栓還躊躇着，黑的人便搶過灯笼，一把拉下紙單，裹了錢，塞与老栓，一手執過洋錢，捏一捏，轉身去了。嘴裏所着說：「這老東西……」

「這給誰治病的好呀？」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問他，但他並不答話，他的精神，現在只在

一个色上，彷彿抱著一个十世单传的嬰兒，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現在要將这色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以積許多幸福。太陽也出来了，在他面前顯出一條大道，直到他家，像面也照见了穿樹头，積區上，古口亭口，这十个點点的金子。

老栓走到茶店面，早經收拾乾淨，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溜溜的发光，但是没有客人。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飽，大粒的汗，从額上滾下，衣襟也帶住了着心。兩塊肩胛骨高高突出，印成一個陽文的「川」字。老栓見這樣子，不免皺一皺緊閉的眉心。他的女人，从灶下急急走出，睜着眼睛，嘴唇有些發抖。

「得了嗎？」

「得了。」

兩個人一齊走進灶下，商量了一会。那大媽便出去了，不多時，帶着一炷老荷葉回來，攤在桌上。老栓也打開灯笼，罩罩田荷葉，重新包了那紅紅的饅頭。小栓也吃飽飯，他的母親，慌忙說：

「小栓——你坐着，不要到這里來。」

一面整頓了灶火，老栓便把一個碧綠的色，一個紅紅的白饅頭，破灯笼，一同塞在灶裏。一陣紅黑的火，燄過去，那方屋裏，撒滿了一種奇怪的香味。

「好香，你們吃什麼點心呀？」這是那苦五少爺到了，這人每天籠在茶館裏，過日，老馬最得意，最得意，此時，恰恰來到臨街的壁角，的桌邊，便坐下，面前，雖然沒有人，他也不理，一炷茶

「公」仍然沒有人，老栓匆匆走出，給他送上茶。

「小栓這未罷，」那大媽叫小栓進了里間的屋子，中間放好一條打，小栓坐了，他的母親

華大媽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匙，加上一个嫩瓠，走給僕去冲了水。

「这是色好，这是与左不同，你想想热饼穿去，趁热吃下。」橫崗的人只是嚷。

「真的既，要没有康大叔，怎么会这样？」康大媽也很感激的謝他。

「色好色好，这饼的趁热吃下，这饼的人血馒头，什么病病都包好。」

華大媽听到病病二个字，变了一点脸色，似乎有些不高兴，但又立刻强上笑，搭趣着无

聊了这康大叔却没留察，仍然提高了喉咙，只是磨，摩得里面睡着的小栓也合嘴咳嗽起来。

「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饼的好运气了，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先检查不出来

着呢。」花白鬍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

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我家的孩子，那是在那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

「谁的不就是夏回奶奶的鬼子么，那个小傢伙。」康大叔见众人都竖起耳朵听他，便

格外高兴，横岗的喉咙，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

没有得到好处，遭刺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羲拿去了。」——「第一要救我们的牲口

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费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小栓慢慢的从小屋子走出，两手攥了脚，口不住的味道，走到灶下，藏出一碗冷饭，泡上

热汤，坐不便吃。康大媽跟着他走，轻轻的问道：「小栓你好些吗？」——你仍舊只是肚饿。」

「色好色好。」康大叔瞥了小孩一眼，仍然回过脸，对众人说：「夏三爷真是乖角，还要

是他不先告官，等他满了门抄家，现在怎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

仰穿头造反。」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慷慨。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羲是去摆置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的。」

們大要的想法。這是人話么？紅眼睛原知道他家裏又有一個老娘，可是這日許到他竟全那
 么窮，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經氣餒肚腹了，他還要老虎頭上搔痒，便給他兩下嘴也。

「表哥是一年的壽星，這向下，一定够他受困了。」壁角的駝背忽然高興起來。

「他這賤骨頭，打不怕，還要說可憐可憐哩。」

花白鬍子的人說：「打了這許多面，有什麼可憐呢？」

老大叔顯出看他本上的樣子，冷笑着說：「你沒有听清我的話，看他神氣，是說前番可
 憐呢。」

所看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滯，話也停頓了。小栓已經吃完飯，吃得滿身流汗，頭上新
 冒出一氣來。

「阿義可憐——」家裏面真是發了瘋了。「花白鬍子恍然大悟，大帶似的說。

「發了瘋了。」二十多歲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說。

在裏面坐客，便又現出活氣，談笑起來。小栓也趁着熱鬧，拼命咳嗽。老大和走上前拍他
 肩膀說：

「包好，小栓——你不要這么咳，包好。」

「瘋了。」駝背五十多歲，笑着說。

四

西天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已一塊空地，中間歪歪斜斜一條銅路，是貧苦便道的人用
 鞋底造成的，但卸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邊，都理着死刑和殺戮的人，右邊是窮人的墳塚。
 兩面都已埋到屋脊，像一條繩子，把這個人家，視着時候的骸骨。

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華大媽已在右邊的一座新坟前面，排出一碟菜，一碗粥，哭了一場。化過紙，呆呆的坐在地上，彷彿等候什麼似的，但自己也說不出等候什麼。微風起來，吹動她頭髮，她的衣服，提一個破舊的米漆圓籃，外掛一串紙錢，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見華大媽坐在地上看，她便有些躊躇，慘白的臉上，現出些羞愧的顏色，但終于硬着頭皮，走到左邊的一座坟前，放下了籃子。

那坟和小陰的坟一字相隔，中間只隔一條小路。華大媽看他排好回碟菜，一碗飯，立着哭了一通，化過紙錢，心里暗暗地想：「這坟里的也是鬼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觀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发抖，蹣跚跟蹤追下几步，蹣跚着只是發怔。

華大媽見這孩子生怕她傷心，到快發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蹣跚過小路，低聲對她說：「你這位老奶奶不要傷心了，——我們還是回去吧。」

那人點一點頭，眼睛仍然向上瞪着，也低聲吃的說道：「你看，看這是什麼呢？」
華大媽跟了他，指頭着去，眼先便到了前面的墳，這坟上草根蓬蓬，沒有全合，露出一塊一塊的黃土，煞是难看。再往上仔細看時，却不觉也吃了一驚——分明有一團紅白的花，圍着那坟頭的坟頂。

她們的眼睛都已茫然多年了，但望這紅白的花，却還能明白看見，花也不很多，圓圓的排成一個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齊。華大媽忙着她兒子和別人樹坟，却只有不怕冷的几點青白小花，愛星星鬧着，便覺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種不足和留戀，不願意想完。那老女人又走近几步，細看了一遍，自言自語的說：「這沒有根，不像自己開的——這地方有誰來呢？孩子不會來玩，——親戚本家早不來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她想了久想，忽又流下淚來，大聲

說道：「瑜兒他們都覺怪了，你你還是……了，你心不感，今天特意顯出靈，要我，知道嗎？」她
 回面一看，只見一只烏鴉，站在一株沒有葉的樹上，便接着說：「我知道了一——瑜兒，可憐他
 們坑了，你他們將來絕有報仇，天都知道，你閉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真在這里，聽到我
 的話，——便教這烏鴉飛上你的墳墳，給我看看吧。」

微風已經停止了，枯草又直立，有如鋼線，一線發抖的聲音，在空氣中愈顯愈細，細到
 沒有圓剛，便是死一般靜，兩人站在枯草從里，仰面看那烏鴉，那烏鴉也在筆直的樹枝間，
 縮着頭，鐵鉗一般站着。

許多個工夫過去了，上墳的人漸漸增多，几个老樹小的，在土墳間出沒。

華大媽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批重担，便想到要走，一面勸着說：「我們還是回去吧。」

那老女人歎了一口氣，無語打采的收起飯菜，又遲疑了一刻，終於慢慢的走了。嘴里自
 言自語的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她們走不上二三十步，忽听得背後「啞——」的一聲大叫，兩個人都嚇的回首，
 頭只見那一只烏鴉張開兩翅，一扭身，直向着這外，如天空箭也似的飛去了。

一九一九年四月

明天

「沒有聲音——小東西忘了。」

紅鼻子老拱手裏擎了一碗黃酒，說着，向向壁努一努嘴，藍皮阿五便放下酒碗，在他脊背上用死勁的打了一掌，含含糊糊嚷道——

「你……你你又在想心思……」

原來雖然偏僻地方，還有些古風，不上一更，大家便都关门睡覺，深更半夜沒有睡的，只有兩家。一家是咸克酒店，幾個酒肉朋友圍着櫃檯，吃喝得正高興，一家便是問壁，的單四嫂，他自然前年守了寡，便須專靠着自己的一雙手紡出綿紗來養活她自己，和她三歲的兒子，所以睡的也遲。

這几天，確實沒有紡紡的聲音了，但在深沒有睡的，既然只有兩家，這單四嫂子最有聲音，便自然只有老拱們所到，沒有聲音，也只有老拱們所到。

老拱揀了打，彷彿很舒服似的，喝了一大口酒，嗚嗚的唱起小曲來。

這時候單四嫂子正抱着他的空兒，坐在床沿上，紗車靜靜的立在地上，黑沉沉的燈光，照着空兒的臉，緋紅里帶一點青，單四嫂子心里，計數，神氣也承過了，願心也許過了，單方也吃過了，要是還不見動，怎麼好了——那只有去請個小仙了，但空兒也許是日輕，重到了明天，太陽一出，熱也會退，氣喘也會平的，這單方是病人，常有倒景。

單四嫂子是一個粗笨女人，不明白這「但」字的可怕，許多坏事固然幸虧有了他才變好，許多好事情也因為有了他都弄糟，夏天短，老拱們嗚嗚的唱完了不多時，東方已經

发白，不一会，那镜里竟进了银白色的曙光。

单四嫂子等候天明却不像别人那样容易，觉得非需元慢慢宝贝的一呼吸，几乎长过一年，现在居然明亮了。天的明亮，原倒了灯光。——看鬼宝贝的鬼气，已经一收一放的扇动。

单四嫂子知道不妙，暗暗叫一声「阿呀！」心里计算，怎么办？只有去请何小仙这一条路了。他虽然鬼相家，女人心，里却却决断，便站起来，从木桶子里掏出每天节省下来的十三个小银元，和一百八十铜钱，都装在衣袋里，锁上门，抱着宝贝，直向何家奔过去。

不气，还是何家已经坐着四个病人了。他摸出四的银元，发了几钱，第五个便轮到宝贝。何小仙伸两个指头，摸宝贝，指甲足有四寸多长。单四嫂子瞪他，纳闷，心里计算，宝贝该有活命了，但未免不可着急，忍不住要问，便局高促促的说——

「先生——我家宝贝什么病呀？」

「他中焦壅着。」

「不妨事么？」

「先去吃面帖。」

「他喘不过气来，鼻翅子都扇着呢？」

「这是火剋金……」

何小仙说了半句，话便闭上眼睛。单四嫂子也不好意思再问。在何小仙对面坐着的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此时已经闹好一张药方，指着纸角上的几个字，说：「这第一味保婴活命丸，便是曹家济世老药才有。」

单四嫂子提付药方，一面走，一面想，他或是相家，女人，却知道何家与济世老药与自己

的藥正是一個三角點，自然是買了藥回去便宜了，于是天徑向濟南老舍奔過去，老舍也翹了長指甲，慢慢的看方，慢慢的色，藥單回嫂子抱了寶兒，等着寶兒忽然驚起，小手裏用力拔她，散亂着的一縷頭髮，這是从未沒有的舉動，單回嫂子怕得發怔。

太陽早出了，單回嫂子抱了孩子，帶着藥包，越走覺得越重，孩子又不住的掙扎，路也覺得越長，沒奈何坐在路旁一家公館的門牆上，休息了一会，太陽漸漸的冰着肌膚，才知道這自己出了一身汗，寶兒却似乎睡着了，她再起來慢慢的走，仍然支撐不得，耳朵邊忽听得人說：

「單回嫂子我替你抱動哩，一似乎是藍皮阿五的聲音。

她抬頭看時，正是藍皮阿五，睡眼朦朧的跟着他走。單回嫂子在這時候，雖然很希望降下一員天將助她一臂之力，却不願是阿五，但阿五有得使氣，無論如何，總是偏要幫忙，所以推諉了一会，終於得了許可了，他便伸前臂膀，從單回嫂子的乳房和孩子中間，直伸下去，抱去了孩子，單回嫂子便覺乳房上發了一條肉刺，時向直刺到腦上和耳根。

他們兩人離開了二尺五寸多地，一同走着，阿五說些話，單回嫂子却大半沒有答，走了不多時候，阿五又將孩子送給她，說是昨天與朋友約定的，吃反時，候到了，單回嫂子便接了孩子，幸而不遠，便是容易，早看見對門的王九媽，在街邊坐着，遠遠地說：

「單回嫂子，孩子怎了？——看過先生了麼？」

「看是看了，——王九媽，你有年紀，見的多，不如請你老法眼看一看，怎樣……」

「唔……」

「怎樣……」

「唔……」王九媽端詳了一看，把頭点了兩點，搖了兩搖。

望兒吃下葯，已經是午後了。單四嫂子留心看他神情，似乎彷彿平穩了不少。到得下午，忽然睜開眼叫一聲「媽」，又仍然合上眼，像是睡去了。他睡了一刻，額上鼻尖都沁出一粒一粒的汗珠。單四嫂子輕輕一摸，膠水般黏着手，慌忙去擦胸口，便禁不住嗚咽起來。

望兒的呼吸，從平穩變到沒有。單四嫂子的聲音，也就從嗚咽變成号咷。這時聚集了幾堆人，門內是王九媽，藍布阿五之妻，門外是咸亨的掌櫃和紅鼻子老拱之妻。王九媽便發命令，燒了一串紙錢，又將兩套銀錢和五件衣服作抵，替單四嫂子備了兩皮洋錢，給幫忙的人備飯。第一問題是穩本單四嫂子還有一副銀耳環和一支裏金的銀簪，都交給了咸亨的掌櫃。既他作一個保，半現半熟的買一具穩本藍布阿五也伸出手來，很愿意自告奮勇。王九媽却不許他，只准他明天把棺槨的差使，開五駕了一聲「慈醫生」，快快的幫了幫燒着，掌櫃便回去了。晚上回來，說穩本領得現做，錢半粒才成功。

掌櫃回來的時候，幫忙的人早吃過飯，因為魯頓還有些風，所以不上一更便都回家睡覺了。只有阿五還靠着咸亨的櫃台，喝着酒，老拱也嗚嗚的唱。

這時候，單四嫂子坐在床沿上，哭着。望兒在床榻上躺着，筋車靜靜的在枕上立着。許多功夫，單四嫂子的眼淚，豈肯乾了，眼睛張得很大，看着四面，的暗影，覺得奇怪。所有的都是不會有的事。他心裏討祿，不過是夢吧了。這些事都是夢，明天醒過來，自己好好的睡在床，上望兒也好好的睡在自己身邊。他也醒過來，叫一聲「媽」，一生在炕上似樹跳去玩了。

老拱的歌聲，早經寂靜，咸亨也想了燈，單四嫂子張着眼睛，絕不信所有的事。——嗚也叫了，東方漸漸發白，窗棂里透進了銀白色的曙光。

銀白的曙光，又漸漸顯出綠紅太陽光，提着手，照到屋脊。單四嫂子張着眼，呆呆坐着，所得的白，漸漸亮了一層，照出未開門，門外一個不起眼的人，背了一併東西，後面站着王九媽。

下半天，棺木才会上蓋。因為單四嫂子哭一回，她不肯死心塌地的蓋工，李霸王九媽善得不耐煩，氣憤憤的跪上前，一把拖開她才七、八兩的蓋上了。

但單四嫂子待他的宝贝，實在已經盡了心，再沒有什麼餘賒。昨天燒過一吊紙錢，上午又燒了四十九卷大悲咒，收斂的時候，給他穿上頂新的衣裳，平日喜欢的玩意兒——一個泥人，兩個小木碗，兩個玻璃杯——都放在枕頭旁邊。後來王九媽搖着指头仔細措辭，也終於想不出一些餘賒。

這一日里，藍皮阿五前值整天沒有到，咸亨掌櫃便替單四嫂子雇了兩名脚夫，每名二百另十個大錢，抬棺木到義塚地上要放。王九媽又幫她煮了飯，凡是動過手開過口的人都吃了。太陽漸漸顯出要落山的顏色，吃過飯的人，也不覺都顯出要回家的顏色——於是他們終手都回了家。

單四嫂子很覺得頭眩，歇了一會，倒居然有些平穩了，但她接連着便覺得很異樣。過到了平生沒有遇到過的境，不像會有的事，然而的確出現了。她越懸越奇，又感到一件異樣的事——這屋子忽然太靜了。

她站起身，点上灯火，屋子越顯得靜，她昏昏的走去，关上門，回來坐在床沿上，鈴聲靜靜的立在壁上。她定一定神，回面一看，更覺得坐立不得，屋子不但太靜，而且也太大了，東面也太空了。太太的屋子四面包圍着她，太太的東西四面包圍着她，叫她喘氣不得。

她現在知道她的宝贝確乎死了，不願意見這屋子，吹熄了灯，躺着她一面哭，一面想。想那時候，自己紡着棉紗，坐在寫字吃酒，香燭，隨着一只小黑眼睛，想了一刻，便說：「媽——」

看賣饅頭，我大了也賣饅頭，賣許多許多錢——我都給代。那時候，連紡出的棉紗，也彷彿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但現在怎了？現在的事，單四嫂子却實在沒有想到什麼。——我早經說過，她是粗笨女人，她總想出什麼呢？她單覺得這屋子太靜太大，太空罷了。

但單四嫂子雖然粗笨，却知道這還是不能有的事，她怕宝贝也怕狗，不能再退了。歎一口氣，自言自語的說：「宝贝，你該還在這里，你給我夢里見見吧。」於是合上眼，想趕快睡去。會她的宝贝，苦苦的呼吸，通過了靜和大和空虛，自己听得明白。

單四嫂子終於朦朧脫脫的走入睡籠，屋子都很靜，這時紅鼻子老拱的小笛也早經唱完，鶯鶯跟飛出了咸亨，却又提去了喉呢，唱道：——

「我的冤家呀——可憐你——孤另另的……」

藍皮阿五便伸手揪住了老拱的肩頭，兩個人七歪八斜的笑着，背著走去。

單四嫂子早睡着了，老拱們也走了，咸亨也关上門了，這時的魯鎮，便完全落在寂靜里。只有那鴨子想變成明天，却仍在，鬼影聲聲，另有几条狗，也躲在暗地里，嗚嗚的叫。

一九二〇年六月